

文章编号:2095-2708(2012)06-0172-03

从《河湾》看奈保尔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

丁威 张荣升

(牡丹江师范学院 西语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关键词:《河湾》;知识分子;后殖民理论;关注

摘要:英国著名小说家奈保尔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命运的关注也成为其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作品《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形象生动地刻画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论文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萨义德和葛兰西的知识分子论出发,通过剖析小说中不同类型知识分子人物形象,深刻感知奈保尔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河湾》发表于1979年,是奈保尔的主要代表作品(小说)之一。1999年该书曾与《毕司瓦斯先生的房子》一起被美国蓝登书屋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之列。小说的背景设在后殖民地时代的非洲一个刚独立不久的国家。文中所暴露出的对统治者盲目的个人崇拜、官僚集团领导下的政治腐败和经济凋敝以及老百姓头脑中顽固的愚昧保守思想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作为奈保尔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形象的典型代表。在经历过第一家园、第二家园以及第三家园的幻灭之后,在第四家园非洲的游历更加使奈保尔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多元文化身份对他的影响,这种身份使他站在更高的层面、以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问题。在《河湾》中,通过对不同类型知识分子形象的描述,如萨林姆、因达尔、雷蒙德夫妇、惠斯曼斯神父和费尔迪南等,阐述了知识分子在后殖民语境中存在的困境以及特殊的焦虑心理,表现了及其对边缘人群知识分子命运的终极关怀。

后殖民主义的杰出代表,萨义德是少数在英美世界握有发言权的第三世界精英人士,“知识分子”这个课题对他既是理念的探索,也是实践的指针及检验的标准。如果说“知识分子”是萨义德毕生最主要的关怀之一,实不为过。萨义德的第一本书《康拉德与自传小说》虽未明显触及知识分子的议题,但已包含日后的一些主题及关怀,如流亡、文化与帝国主义等。此后,他对于知识分子的观察层出不穷。《知识分子论》是萨义德毕生有关此议题最详尽、有系统的论述。开篇他就提出了这一问题“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或只是一群极少数的精英?”。他的提问主要来自有关知识分子

的两个迥异观点: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班达(Julien Benda)。萨义德在葛兰西所区分之(主动参与、改变社会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与(致力维持现状的)传统的知识分子之间,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认为知识分子的数量众多,并非限于少数的精英。班达的看法则截然不同,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指出“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精于生存之道成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险却在过于安逸,因而要一直防范过于安逸这种威胁”。^[1]萨义德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对于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地位,所面对的危机等提出个人的经验与见解,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散族群裔知识分子

在《河湾》中,萨林姆和因达尔是散族群裔知识分子代表。萨林姆是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他的特殊身份代表着奈保尔的身份——个人身份的不确定性:他的祖先来自印度北部,但他不是印度人;说他是非洲人,他在非洲被当成外国人;说他是穆斯林人,但是又不同于阿拉伯人。无论萨林姆的身份是什么,他在非洲都处于一种无奈的生存状态。当他意识到东海岸将出现动荡时,就接受了纳扎努丁的建议,只身来到非洲中部的河湾创业。在河湾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随着和平的到来,小镇的生活慢慢走向繁荣,经过短暂的部落反叛和平息反叛后,小镇更加繁荣。因达尔的到来改变

收稿日期:2012-04-1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V.S.奈保尔评传。项目编号:12512338;牡丹江市社科联项目“沃尔科特和奈保尔的加勒比书写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项目编号:201117。

了萨林姆的生活,使萨林姆意识到了自己视野的狭小和自己的落伍。通过与耶苇特的私情,他重新与外面的世界建立了联系,他的生活也达到了巅峰。跟耶苇特在一起,萨林姆“觉得我一下子超脱了这个国家的芸芸众生,超脱了日常生活的一切——山一样的垃圾堆,残破的公路,狡猾的官员,破败的城镇,每天从丛林里来的无所事事、无以果腹的村民、醉汉,动辄发生的谋杀,还有我的商店。”^[2]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耶苇特只是因为寂寞而成为他的情人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破裂了。萨林姆也厌烦了河湾的生活,到伦敦去看望自己未来的妻子和岳父。在那里,他的心灵再次受到洗涤,他对非洲、对世界有了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回到河湾后,他的资产被国有化,他也因为没有给钱给自己的仆人,被仆人告发走私象牙而被捕入狱。后来,费尔迪南帮助他离开了河湾。

同萨林姆一样,因达尔也是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和萨林姆从小就是好朋友,他到伦敦求学,离开时曾下决心不打算再回来,他恨他的家乡和那里的文明,因为那里的文明成了他的思想的牢笼。同奈保尔当初离开特立尼达到英国求学一样,因达尔当初离开非洲到英国求学时也是铁了心,不打算再回来了。“我恨的不仅仅是非洲人,我也恨我们的家乡和我们的文明,这文明给了我们旺盛的精力,但除此之外,就让我们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对这些,你满腔的怒火又怎么去发泄呢?……我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我们的牢笼!”^[3]到了英国后,因达尔假装自己没有受到什么文化冲击,结果什么也不懂,什么都全盘接受,什么也没有得到,就连他自己也对自己三年大学下来什么也没有学到而感到吃惊。实际上,因达尔的经历其实就是奈保尔的经历。同奈保尔一样,因达尔为了自己的理想到英国上学。同奈保尔在英国的经历一样,因达尔也体会到了边缘人的感觉。“我也没有意识到,非洲和简单的海岸生活所构成的成长环境时我们有如此大的影响;对外界,我们如此无法了解!构成外界社会的思想、科学、哲学、法律,我们简直无从了解,哪怕是一点点。我们只有被动接受。除了生而敬羨,我们再无办法。我们感觉到伟大的世界就这么存在着,我们中幸运一点的尚可去探索一番,不过也只能游移在它的边缘。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能它为它做点什么贡献。所以我们错过了一切。”^[4]毕业后,因达尔为美国的一个秘密机构工作,由于他的特殊经历被派到河湾小镇的一个学院当教师。相对于局限在河湾的萨林姆,因达尔见识更广。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萨林姆的指导老师,让萨林姆开阔了眼界。文中他和萨林姆在大河边得的对话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在去参加雷蒙德家的晚会的路上,因达尔给萨林姆讲起了雷蒙德和他自己。因达尔说雷蒙德是明星、权势中人、大人物的亲信。晚会结束后,因达尔说雷蒙德必须继续装成自己是大人物的导师和顾问的样子,而其实,大人物已经把他调出首都,按照自己的方法做事,不再需要雷蒙德了。因达尔对于自己的讲述其实是奈保尔对自己心灵的坦白。因达尔在英国大学毕业后渴望在伦敦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然而却到处碰壁,他心里对殖民充满了怒火,感到自己受骗了。后来一个白人教师告诉因达尔,他之所以感到迷惘是因为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因达尔属于第三世界,而白人属于第一世界。这时候,他才意识到他不是英国人,他是非洲人或印度人。但是因达尔在印度大使馆找工作失败之后,走在泰晤士河畔,他突然想到自己只属于自己,他想做自己的主人。与奈保尔不同的是,因达尔最后不无挖苦地说:“你知道,萨林姆,在这样的世界里,只有乞丐可以选择。别人的角色都是他人指派好的。我能自主选择。”^[5]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奈保尔对因达尔这一散族群裔知识分子是寄予厚望的。

二、欧洲知识分子

惠斯曼斯神父和雷蒙德夫妇是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代表。惠斯曼斯神父是宗教界的代表,她喜欢收藏,从传统的非洲雕刻制品,到充满神性的非洲面具应有尽有。然而,与非洲的魔法师、女先知扎贝思的活生生的宗教世界不一样,惠斯曼斯神父收藏的世界却是死的,没有生命,静静地躺在学校储藏室的架子上。作为对非洲信仰怀有崇敬之情的神职人员,惠斯曼斯神父一直坚定地维护非洲的宗教,他之所以收集面具,正是为了使非洲的种族信仰得以代代相传。但他不仅在混乱之中残忍地遭到杀害,而且苦心收集的面具也不复存在。如果面具是非洲文化的象征符号,那么神父之死也使得这些受他保护的文化灰飞烟灭。他把他的文明想得很宏大,觉得自己是非洲文明最后一个见证人。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他的预言最后都一一得到了验证。他同时希望自己成为非洲和欧洲不同民族大融合的使者,结果他被非洲人杀了,他为自己的使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旧的非洲似乎能够包容一切,它是简单的。而现在这地方让人紧张。有愚蠢,也有嚣张,有骄傲,也有伤痛,穿行于这一切之中,怎不叫人紧张啊!”^[6]可见,要想让各民族实现真正的大融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雷蒙德夫妇是一对尴尬之人。他们是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雷蒙德由于有恩于大人物,而青云直上,深得大人物的宠爱。同时,由于他的特殊地位,轻易赢得了耶苇特的芳心。他是个白人历史学家,他一直在写,或者假装在写一部非洲历史——他从来没有真正了解非洲,他只是根据报纸和二手资料研究非洲。但是,雷蒙德只是喜欢历史,不能给大人物很多有效的建设性的建议,再加上大人物希望维护他的非洲酋长的形象,身边不能有一个白人顾问,因此,雷蒙德渐渐地失宠了。其实,后来萨林姆发现雷蒙德的作品都是抄袭和拼凑的,他从来没有到过他书写的地方,也没有和别人进行过交流。他的妻子耶苇特虽然生活优越,但也认识到了雷蒙德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博学多才,同时雷蒙德也很少与她交流,出于寂寞,耶苇特成了萨林姆的情人。

三、本地知识分子

作为非洲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费尔迪南接受了欧式教育,

自认为是非洲的新人类,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相信非洲外面的地方正在日渐堕落,而非洲却在蓬勃兴起。费尔迪南在河湾的公立中学学习,毕业后进入“大人物”建立了研究中心和大学城学习。费尔迪南来到新学校,渴望学习理工课程,却发现人人都笼罩在“大人物”的阴影之中。从学院中,费尔迪南学到了很多新的概念、新的思想。但是,费尔迪南对这些东西只是一知半解,因为它们是来自西方的东西。费尔迪南对这些东西只是生硬地接受,他根本没有获得新知,反而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一丝隐忧。“大人物”建立的研究中心和大学城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仅仅是空虚和厌倦,并没有为国家的发展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这也体现出奈保尔对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本地知识分子命运的担忧。费尔迪南从文理学院毕业之后被总统选去首都做实习官员,回来后被任命为地方专员。费尔迪南一直生活在被毁掉的恐惧中。他觉得这里的人都在等死,每个人都处在被“谋杀”的境遇,“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狂热”,大家都认为这里不是家园所在,“都想捞一把就走”,“但是往哪里走呢?这就是令人疯狂的原因所在。大家都知道自己失去了可以回的地方”。^[7]费尔迪南的焦虑在于他接受的欧式教育与自身的丛林文化产生了剧烈冲突。因为“殖民者推行双语制,受苦最深的是中产阶级的受殖者。不识字的人只是局限于本族语,他们的口语文化只需拾人牙慧。知识分子却更加感受到文化的焦虑感”。^[8]随着新领地的逐步扩张,其内部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来。第一个雨季刚刚过去,那里的许多路边植物都开始腐烂枯萎,似乎也预示着新领地最终会走向腐败,走到尽头。在小说结尾处,费尔迪南成为了新领

地的一位官员,解救了被困入狱的萨林姆。然而,作为本地知识分子的代笔,费尔迪南对自己和祖国的前途也表现出担忧和迷惘。

四、结 语

《河湾》是一部以非洲为背景的小说,出版后受到评论界的好评。英国著名批评家欧文·豪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单就天赋而论,在世作家鲜有超过维·苏·奈保尔者。”^[9]通过以上分析,《河湾》中各种语境的知识分子在第三世界中经历了困境和困惑,但他们不能根据所处环境不同而顺势改变,都落得失意没有出路的下场,这显然是作家自己的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在《河湾》中,通过对不同类型知识分子形象的描述,如萨林姆、因达尔、雷蒙德夫妇、惠斯曼斯神父和费尔迪南等,奈保尔阐述了知识分子在后殖民语境中存在的困境以及特殊的焦虑心理,对后殖民环境中知识分子寄予厚望。

参考文献:

- [1] 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编译. 台北: 麦田, 1987.
- [2][3][4][5][6][7] 奈保尔. 河湾[M]. 方柏林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196, 148, 149, 162, 105, 289.
- [8] 梅米. 殖民者与受殖者——解殖与民族主义[M]. 许宝强, 罗永生.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40.
- [9] Irving Howe. "A Dark Vision". New York Times, 1979-05-03.

V. S. Naipual's Concern for Intellectuals in A Bend in the River

DING Wei ZHANG Rong-sheng

(West Language Department,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Mudanjiang Heilongjiang 157012, China)

Key words: A Bend in the River; intellectuals; post-colonialism; concern

Abstract: V. S. Naipual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intellectuals from the Third World,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fate of intellectuals has become a dominant feature in his works. The representative novel A Bend in the River is a good illus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Edward Said's and Antonio Gramsci's classifications of intellectuals, the thesis tends to analyze different types of intellectual in the novel and aims to illustrate Naipual's ultimate concern over the predicaments and anxieties of intellectuals.